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四十五

論語二十七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章

問明日遂行在陳絶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絶糧

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燾

周問固窮有二義不知孰長曰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

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爾以固字答上面有字文勢乃相應雉

子曰賜也章

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巳為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為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

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文蔚

問子貢一貫章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夔孫

問子貢一貫章曰一以貫之固是以心鑒照萬物而不遺然也須多學而識之始得未有不學而自能一貫者也時舉

夫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説道一聖人説此一句不是且恁地虛説故某嘗謂子貢曰貫却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驀直恁地去貫得他如曾子問許

多曲折他思量一一問過而夫子一一告之末云吾聞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曾事事理會過如天下之聖說道事親事親中間有多少事說道事君事君中間有多少事而今正患不能一一見箇恰好處如何便說一貫近見永嘉有一兩相識只管去考制度卻都不曾理會箇根本一旦臨利害那箇都未有用處卻都不將事呂伯恭向來教人亦云論語皆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去攷史如陸子靜又只說箇虛靜

云全無許多事顔子不會學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勿失善則一矣何用更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
恐有聞一聞之外何用再聞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
了聖人道理都不恁地直是周徧　夔孫

問謝氏謂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是如何曰天
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
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
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温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

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寓○淳同

問謝氏解云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以引此詩者莫只是贊其理之密否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地說過亦不濟事多學而識之亦非是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學者固有當多學而識

之者然又自有箇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廣

子張問行章

言忠信行篤敬去其不忠信篤敬者而已方

問行篤敬曰篤者有重厚深沈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時舉

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前在輿則見其倚衡如此念念不忘伊川謂只此是學銖

至之問學要鞭辟近裏鞭辟如何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鞭督向裏心都向外明道此段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云云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學要博志須要篤志篤問便切思便近只就身上理會伊川言仁在其中即此是學元不曾在外這箇便是近裏著已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翻將轉來便好便得使吾輩須勇猛著力覆將轉先

生轉身而言曰須是飜將轉來始得寓○集注

楊問學要鞭辟近裏何謂鞭辟曰辟如驅辟一般又問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是如何曰明得透徹查滓自然渾化又問查滓是甚麽曰查滓是私意人欲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克巳復禮為仁巳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

知不善處是查滓顔子三月不違仁既有限此外便未可知如曾子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是曾子查滓處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也見得透徹那查滓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 僩

問學要鞭辟近裏至莊敬持養竊謂如顔子克已復禮天理人欲便截然兩斷此所謂明得盡查滓便渾化

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且是莊敬持養曰然顏子克己復禮不是盲然做却是他生見得分曉了便是聖人說話渾然今克己復禮一句近下人亦用得不成自家未見得分曉便不克己只得克將去只是顏子事與此別又曰知得後只是一件事如適間說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亦只是本體上事又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是本體上事只緣其初未得須用如此做工夫及其既得又只便是這箇文

蔚曰且如博學於文人心自合要無所不知只為而今未能如此須用博之以文曰人心固是無所不知若未能如此却只是想像且如釋氏説心亦自謂無所不知他大故將做一箇光明瑩徹底物事看及其問他他便有不知處如程先生説窮理却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理只是理會得多後自然貫通去某嘗因當官見兩家爭産各將文字出拖照其間亦有失却一兩紙文字只將他見在文字推究便自互換見得

出若是都無文字只臆度說兩家所競須有一曲一直便不得元不曾窮理想像說我這心也自無所不知便是如此文蔚

學要鞭辟近裏一段明得盡者一見便都明了更無查滓其次惟是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而已所謂持養亦非是作意去穿鑿以求其明但只此心常敬則久久自明矣廣

因歐兄問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洽曰尹和靖以

查滓二字不當有如何曰和靖議論每如此所謂查滓者私意也質美者明得盡所以查滓一齊渾化無了 洽

問程子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求之古人誰可當之顏子孔門高弟猶或有違仁時不知巳上别有人否曰想須有之曰湯武如何先生却

問湯武與顏子孰優未及對先生徐曰呂與叔云論成德顏子不若湯武之廣大論學則湯武不若顏子

之細密湯武工夫誠恐不若顏子細密如湯聖敬日躋猶是密切處至武王並不見其切己事必大

直哉史魚章

正淳問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諸儒以為史魚不及蘧伯玉如何曰試將兩人對換說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必大

志士仁人章

或問仁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

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抉破了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時舉

余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文蔚

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一章思之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

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賀孫

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直卿云若如此則是經德不回所以干祿已○方子

子貢問為仁章

問子貢問為仁章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要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厲以至於仁如欲克已而未能克已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因云時舉說文字見得也定然終是過高而傷巧此亦不是些小病痛須要勇猛精進以脫此科曰始得又云且放令心地寬平不要便就文字上起議論 時舉

問子貢問為仁何以答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曰也是箇入德之方又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

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銖

顔淵問為邦章

行夏之時行夏小正之事德明

才仲問行夏之時曰夏時人正也此時方有人向上人猶芒昧子時天正也此時天方開丑時地正也言地方萌夫子以正月人可施功故從其一此亦是後來自推度如此如歴家說則以為子起於黄鍾寅起於太蔟又問輅註云禮文有異曰有制度與車不同以

前只謂之車今南郊五輅見說極高大問何不作車與行事官乘著法服騎馬亦不好看曰在中原時亦有乘車者若舊制亦有著法服騎馬如散騎常侍在於輅之左右是也因舉上蔡論語舉王介甫云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慝禮皦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此言甚好楊通老問既如此言後來何故却相背曰只是把做文章做不曾反已求之

璘錄云介甫此語只是做文字說去不曾行之於身

聞其身上極不整齊所以明道對神宗王安石聖人

之問引赤絽几几見說平日亦脫冠露頂地卧然當初不如此觀曾子固送黄生序以其威儀似介卿介卿渠舊字也故名其序曰喜似渠怪誕如此何似之有璘錄云恐介甫後生時不如此恐是後來學佛了禮法一時掃去渠少年亦不喜釋老晚年大喜不惟錯說了經書和佛經亦錯解了揭諦揭諦波羅僧揭諦此胡語也渠註云揭真諦之道以示人大可笑可學。璘錄畧

問行夏之時曰前輩說多不同有說三代皆建寅又說

只是建子與寅無建丑者劉和夫書解又說自五帝以來便迭建三正不止於三代其引證甚詳據皇極經世亦起於子他以幾萬幾千年為一會第一會起於子第二會起於丑第三會起於寅至寅上方始注一開物字恐是天氣肇於子至丑上第二會處地氣方凝結至寅上第三會人物始生耳蓋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雖指於丑而日月乃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此然以人事言之終不若夏正之為

善也雉

楊尹叔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如何曰康節說一元統十二會前面虛却子丑兩位至寅位始紀人物云人是寅年寅月寅時生以意推之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人物來淳○夏時註

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曰此是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

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靡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又有一箇 廣

至之問康節說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否曰模樣也是如此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

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似潑出來模樣淳曰每常見山形如水漾沙之勢義剛作傾瀉想初間地未成質之時只是水後来漸漸凝結勢自如此凡物皆然如鷄子殻之類自氣而水水而質尤分曉曰是淳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曰只似箇旋風

下面軟上面硬道家謂之剛風世說天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重上轉較急下面氣濁較暗上面至高處至清且明與天相接淳問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否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箇天體是如何外面是何物浮○義剛同

周閒三正之建不同如何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至子始有天故曰天正至丑始有地故曰地

正至寅始有人故曰人正康節分十二會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始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為正康節十二會以堯舜時在午今在未至戌則人物消盡銖

問顔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顔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此只是他那克己復禮陋巷

簞瓢便只是這事窮時是恁地著衣喫飯達時亦只是恁地著衣喫飯他日用間是理會甚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却是不甚曾說處却是生處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謂精一執中等語）又問聖人就四代中各舉一事亦只是立一箇則例教人以意推之都要如此否曰固是凡事皆要倣此（文蔚）

問顔淵問為邦曰顔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他這制

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說這箇他這箇問得大答得大皆是大經大法莊周說顏子坐忘是他亂說又曰顏子著力做將去如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在他人看見是沒緊要言語他做出来多少大一件事植

問顏淵問為邦曰顏淵為政其他如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與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之也時舉

亞夫問顏淵問爲邦曰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渠作漢高祖贊黄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商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某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商之輅也只做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時舉

恭父問顏淵問為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如何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他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舞韶舞亦言其大畧耳恪○賀孫録又問以下不同云正卿問顏子涵養之功多曾子省察之功多曰

固不可如此說然顏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

如問為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為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

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了

或問孔子答顏淵之問欲用四代禮樂至論郁郁乎文則曰吾從周何故曰此正適來說心小則物物皆病賢心中只著得上一句不著得下一句 可學

或問顏淵問為邦章程子謂發此以為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事做

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雉

子曰已矣乎章

楊至之問好德如好色即是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要得誠如此然集註載衛靈公事與此意不相應恐未穩否曰書都不恁地讀除了衛靈公便有何發明在衛靈公上便有何相礙此皆沒緊要較量他作甚聖人當初恁地歎未見好德如那好色者自家當虛心去看又要反來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

是好色如此方有益若只管去較量他與聖人意思愈見差錯聖人言語自家當如奴僕只去隨他他教住便住他教去便去而今却與他做師友只是較量他大學之說自是大學之意論語之說自是論語之意論語只是說過去尾重則首輕這一頭低那一頭便昂大學是將兩句平頭說得尤力如何合得來做一說淳○寓錄少異

躬自厚章

問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責厚莫是周備篤切意思否

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賀孫○或錄云只是責己要多責人要少

不曰如之何章

林問不曰如之何曰只是要再三反復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何淳

君子義以為質章

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

否了其閒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時舉

或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

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偽甘吉父問行與出何别曰行是當恁地行出是做處賀孫

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看来有義以為本必有下面三者方始成就得曰然義以為質是應事處又問以敬為主則義為用以義為本則下面三者為用曰然燾

周貴卿問義是就事上説蓋義則裁斷果決若不行之以節文出之以退遜則恐有忤於物信以成之這一

句是繳上三句言若不誠實則義必不能盡禮必不能行而所謂孫特是詐偽耳曰也是恁地義剛

問禮行孫出何以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遜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洪燾

問義以為質至信以成之章如孔子之對陽貨孟子之不與王驩言莫全得此理否曰然問行與出如何分曰行是大綱行時出則始自此出去也人固有行之合禮而出之不遜者廣

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内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説起來若無敬以直内也不知義之所在時舉

君子矜而不爭章

問矜而不爭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雉

或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曰相似是箇珍

惜持守之意人傑

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章

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時忠在裏面了榦

問可以終身行之之恕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己及物為仁否曰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在燾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絜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絜矩正

是恕浩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如何只說恕不說忠看得忠字尤為緊要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自做恕不出問忠恕看來也是動静底道理如静是主處動是用處不知是否曰聖人每就用處教人亦不是先有静而後有動問看來主静是做工夫處曰雖說主静亦不是棄事物以求静既為人亦須著

事君親交朋友綏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閉門靜坐事物來時也不去應接云且待我去靜坐不要應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中須有箇商量倒斷始得這處正要著力做工夫不可皮膚說過去又曰動靜亦不是截然動截然靜動時靜便在這裏如人来相問自家去答他便是動才答了便靜這裏既靜到事物来便著去應接不是靜坐時守在這裏到應接時便散亂了去然動靜不出是一箇理知這

事當做便順理做去便見動而靜底意思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始能靜靜而能存養則應接處始得力須動時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者相靠莫使工夫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若無工夫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矣動靜恰似船一般須隨他潮去始得浪頭恁地高船也隨他

上浪頭恁地低船也隨他下動静只是隨他去當静還他静當動還他動又如與兩人同事相似這人做得不是那人便著救他那人做得不是這人便著去救他終不成兩人相推這人做不是却推說不干我事是那人做得如此那人做不是推說不干我事是他做得如此便不是相為底道理又曰所以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致得知若不

能致知又如何成得這敬寓

吾之於人也章

問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曰毀者那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說他便是毀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譬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來過當其有所試矣那人雖未有十分善自家却遂知得他將來如此毀

人則不可如此也燾

先生忽問王子合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尋常作如何說子合對曰三代之時公道行不妄毀譽人如有毀譽須先試得其實方言之曰便是看錯了下面只言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如何不說如有所毀須知道是非與毀譽不同方說得蓋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當時公道行是言是非言非而無

有過其實者然亦忠厚褒借而譽者容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浩

先生説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數句李通在坐證曰雍也可使南面之類是也先生然之過

聖人之言與後世別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有合下底字無乃便不成文此句全在所以上言三代之直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耳誰毀誰譽者凡人未至於惡而惡之故謂

之毁未至於善而善之故謂之譽聖人於下又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此一句却去了毁蓋以不得已而譽亦甞試之此乃善人之意長惡人之意短之意可學問若到於合好惡處却不用此二字先生曰然可學

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毁雖

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宄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

問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是主當時之人言之言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只是此民言毀人固不可過實譽人亦不可過實言吾所以不敢妄加毀

譽之民只是三代行直道之民班固舉此贊漢景帝甚好人傑

問斯民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爲善之民如說高皇帝天下相似嘗怪景帝贊引此一句不曉他意蓋是說周秦雖綱密文峻而不勝其弊到文景黎民醇厚亦只是此民也聖人說一句話便是恁地濶便是從頭說下来義剛

問所以字本虚然意味乃在此如云斯民也三代嘗以

此行直道矣聖人知毀譽之非正於人無所毀而猶有所譽蓋將以試其人所以見聖人至公之道又以見聖人進人之為善也璘

亞夫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民了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毀譽亦不得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且舉漢景帝賛所引處云意却似不同時舉

巧言亂德章

問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有忍乃

有濟王介甫解作強忍之忍前輩解作慈忍之忍其謂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忿二者只是一意 雉

問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似是兩意皆說得婦人之仁是姑息匹夫之勇是不能涵容曰只是一意婦人之仁不能忍於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於忿皆能亂大謀如項羽是也 夔孫○閎祖錄畧

人能弘道章

問人能弘道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古今所共底道理須是知知仁守勇決繼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植

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吟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夔孫

吾嘗終日不食章

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横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横渠又言堯不曾喫辛苦舜喫辛苦但三十徵庸後來便享富貴孔子一生貧賤是事都去理會過來問堯不曾喫辛苦做工夫依舊聰明聖知無欠缺但不如孔子於事理又周匝詳盡　德輔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其註云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著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著心貼就他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極好逆是推迎他底意思個

問註云遜志而自得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

必得 雉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 雉

學固不爲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

難後獲正義不謀利睹當不到那裏 閎祖

論語凡言在其中矣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矣 方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曰此一段不專爲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

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只說義若不恤義惟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為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爾如澤無水困則不可以有為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大雅

知及之章

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莊以涖之以後說

為政時舉

亞夫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一章上下文勢相牽合不來相似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亞夫云克己復禮為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却又有莊以涖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是如何曰今自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闒闒茸茸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便是未善處宜久問此便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生去

點檢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時舉

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莊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與所謂敖惰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畧畧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畧傾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力也夔孫

問知及之一章曰莊以涖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這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

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又問是使他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否曰然又問是合禮底事便以使之不合禮底事便不以使之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燾

或問此章曰此一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

吾仁莅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得之矣謨

或問不莊以莅之一章上兩句集註以為氣質之小疵曰固有生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燾

君子不可小知章

問小知是小有才大受是大有德如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大道是也曰却如何說可不可字義理且看他本文正意是如何說今不合先以一說橫著胸中便看不見必大

當仁不讓於師章

或問當仁不讓於師這當字是承當之當否曰然亦是任字模樣　燾

子善問直卿云當仁只似適當為仁之事集註似以當為擔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為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煞多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　賀孫

君子貞而不諒章

亞夫問貞而不諒曰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時舉

諒字論語有三箇匹夫之諒貞而不諒是不好友諒却是好以貞對諒則諒為不好若是友與其友無信之

人又却不如友諒也諒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恐當

訓明字廣

辭達而已矣章

辭達而已矣也是難道夫

朱子語類卷四十五

朱子語類卷四十六

論語二十八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問焉用彼相曰看扶持兩字恐只是相瞽者之義舊見一人亦如此說又問相夫子之義曰相亦是贊相之義瞽者之相亦是如此㽦

問集註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七百里是禮記如此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如左傳也有一同之說某每常疑此處若是百里無此如龍溪漳浦縣地又如何做得侯國如何又容得顓臾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究只得且依禮記憑地說寓。砥錄云周禮國語皆說五百里禮記說七百里若如孟子說百里則未若今之一邑何以為國又如何容得一箇顓臾在肚裏

問諸家多把虎兕喻李氏龜玉喻公室是否曰文義未有此意且是荅他二臣者皆不欲之意虎兕在山上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在櫝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上面冉求分疏言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責他以比典守者之過此伐顓臾實二子與謀之過荅問閒方且隨話恁地說未說到季氏公室處不必又生枝蔓仲思問獨責求何也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向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寓

問蕭牆蕭字為義如何曰也不曾考究但據舊說云諸侯至屏内當有肅敬之意亦未知是否燾

益者三樂章

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燾

味道問損者三樂曰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時舉

問三者損益相反佚遊則傲惰而惡聞善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閒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又問樂道人之善則有勉思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反曰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須狎近小人疏遠君子 賀孫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莫是未見事實否曰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著聖容時某人為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不如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為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泛然受

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候人主顔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著顔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賀孫

君子有三戒章

或問君子三戒曰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

遂一意向這下來大雅

問註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時舉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簞食豆羹嘑爾而與之有所不受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得則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矣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闕三

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葢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問謝氏以血氣為氣質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助義與道也必大

君子有三畏章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

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燾

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者皆謂之大人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纔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先畏天命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命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

容不畏問知有淺深大抵纔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曰知固有淺深然就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曉到臨事又却不如此道如此也不妨如此也無害又自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然亦是知之未盡知之未至所以如此聖人教人於大學中劈頭初便說一箇格物致知物格而後知至最是要知得至人有知不

善之不當為及臨事又為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之不當為而猶或為之是特未能真知之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所以有此一點黑這不是外面理會不得只是裏面骨子有些見未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即事即物就外面看許多一一教周遍又須就自家裏面理會體驗教十分精切也賀孫○沿録云味道問畏

天命是箇總頭否曰固是人若不畏這箇道理以下事無緣會斂得又問若不知得這箇道理如何會畏曰須是先知得方會畏但知得有淺深工夫便隨深淺斂去事事物物皆有箇天命若知得盡自是無所不畏惟恐走失了

君子有九思章

問九思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僩

或問君子有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

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来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近正外

面視聽舉止自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著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入耳故

曰聽德惟聰賀孫

問程子曰九者各專其一曰專一者非雜然而思也或曰是主一之義否曰然又云忿思難如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燾

見善如不及章

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未行則蘊諸中行則見諸事也燾

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所達之

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蜚卿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又曰須是篤信

如讀聖人之書自朝至暮及行事無一些是則曰聖人且如此說耳這却是不能篤信篤信者見得是如此便決然如此做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學者須是篤信驤曰見若鹵莽便不能篤信曰是如此須是一下頭見得是然篤信又須好學若篤信而不好學是非不辨其害却不小既已好學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又問如下文所言莫是篤信之力否曰既是信得過危邦便不入亂邦便不居天下有道便不隱

天下無道便不見決然是恁地做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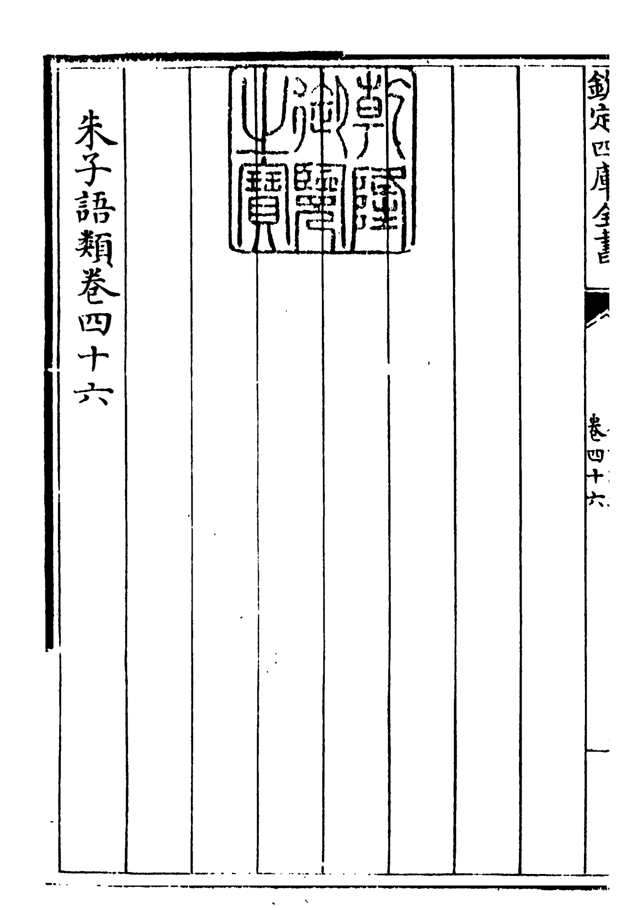
問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上一截是進德之事下一截是成德之事兼出處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故曰未見其人曰公只管要粧兩句恁地好做甚麽這段緊要却不在吾見其人未見其人上若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涵泳是有多少意思公看文字有箇病不只就文字裏面看却要去别生閑意大抵看文字

須是只就他裏面看儘有意思公今未見得本意是如何却將一兩句好言語裹了一重没理會在裏面此是讀書之大病須是且就他本文逐字剔碎了見這道理直透過無些子窒礙如此兩段淺深自易見

賀孫

問楊氏引達可行於天下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問以為未穩何也曰解經當取易曉底句語解難曉底句不當反取難曉底解易曉者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兩句本自易理會今引達可行於天下解之則所引之句反為難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横渠所謂必德覆生民而後出伊呂是也若只是澤被一國道行一鄉此人亦不輕出謂之天民者蓋謂不是尋常之人乃天之民耳天民之云亦猶曰天下之善士云爾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又不同必大



朱子語類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伍存堉

朱子語類卷四十七

論語二十九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章

或問陽貨瞯亡以饋孔子孔子瞯亡而往拜之陽貨之瞯亡此不足責如孔子亦瞯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瞯亡來我亦

矙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去偽

亞夫問揚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不知渠何以見聖人為詘身處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理合去見他不為詘矣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温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時舉

性相近章

性相近以氣質言性善以理言 祖道

問性相近是本然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是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一般無相近程子曰性與聖不可一概論 節

性相近喚做近便是兩箇物事這便是說氣質之性若是降衷底便是沒那相近了箇箇都只一般 佐

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 僩

問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
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得作狂
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又問或言人自不移耳此
說如何曰此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直有不可移
者問雖愚必明又是如何曰那箇是做甚次第工夫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去偽
問此章曰此所謂性亦指氣質之性而言性習遠近與
上智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葢習與性成

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説所謂雖强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謨

先生問木之前日所説氣質之性理會得未對曰雖知其説終是胷中未見得通透兼集註上智下愚章先生與程子説未理會得合處曰便是莫要只管求其合且看聖人所説之意聖人所言各有地頭孔子説

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之氣質實是有如此者如何必說道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是怎生這便是氣質之性孔子說得都渾成伊川那一段却只說到七分不說到底孟子却只說得性善其所言地頭各自不同正如今喫茶相似有喫得盡底有喫得多底少底必要去牽合便成穿鑿去木之

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

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為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為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因說氣化有不可曉之事但終未理會得透不能無疑釋氏之學只是定静少間亦自有明識處或問他有靈怪處是如何曰多是真偽相雜人都貪財好色都重死生却被他不貪財不好色不重死生這般處也可以降服得鬼神如六祖

衣鉢説移不動底這只是胡説果然如此何不鳴鼓集衆白晝發去却夜間發去做甚麽曰如今賢者都信他向上底説下愚人都信他禍福之説曰最苦是世間所謂聰明之人却去推演其説説到神妙處如王介甫蘇東坡一世所尊尚且為之推波助瀾多矣今若得士大夫間把得論定猶可耳木之

子之武城章

問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曰君子學道是

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燾

公山弗擾章

夫子曰吾其為東周乎興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是天命如何爾聖人胷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人傑

問吾其為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是就齊魯東方

做起否曰也只得就這裏做又問其如周何曰這般處難說只看挨到臨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箇嚮合處也自不由聖人了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豈不賢於赧王之自獻其邑而滅亡乎問孔子猶說著周至孟子則都不說了曰然只是當時六國如此强盛各自槿夯得箇身已如此大了勢均力敵如何地做不知孟子奈何得下奈何不下想得也須滅一兩箇方做得看来六國若不是秦始皇出來

從頭打疊一番做甚合殺問王者雖曰不殺一不辜行一不義事勢到不得已處也只得如此做曰然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武王滅國五十便是如此只是也不喚做殺不辜行不義這裏方行仁義之師救民於水火之中你却抗拒不服如何不伐得聖人做處如此到得後來都不如此了如劉先主不取劉琮而取劉璋更不成舉措當初劉琮孱弱為曹操奪而取之若乘此時明劉琮之孱弱將為曹操所圖起而

取之豈不正當到得臨了却淬淬地去取劉璋全不光明了當初孔明便是教他先取荆州他却不從或曰終是先主規模不大索性或進或退所以終做事不成曰然又曰唐太宗殺諸盜如竇建德猶自得而殺之惟不殺王世充後却密使人殺之便不成舉措葢當初王世充立越王於東都高祖立代王於關中皆是叛煬帝立少主以輔之事體一般故高祖負愧而不敢明殺世充也此最好笑負些子曲了更擡頭

不起又曰漢髙祖之起與唐太宗之起不同髙祖是起自匹夫取秦所以無愧唐却是爲隋之官因其資而取之所以負愧也要之自秦漢而下須用作兩節看如太宗都莫看他初起一節只取他濟世安民之志他這意思又却多若要檢點他初起時事更不通看或曰若以義理看太宗更無三兩分人曰然僩

問諸家皆言不爲東周集注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如曰這是古注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閒字只是有用

我者我便也要做些小事如釋氏言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相似那處是有不為東周底意這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須寬看仔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如小人之中庸分明這一句是解上文人見他偶然脫一箇反字便恁地硬說去小人中庸做小人自為中庸下面文勢且直解兩句未有那自以為中庸底意亦何必恁地翻轉寓

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能興得周道曰便是理會不得良久却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為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别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夫子為魯司冦齊人來歸女樂夫子便行以人情

論之夫子何不畧說令分曉却只默默而去此亦不可曉處且說齊人歸女樂夫子所以便行者何也說論語者謂受女樂則必怠於政事然以史記觀之又以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以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宫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又曰夫子墮三都亦是瞞著三家了做如季氏已墮衎中及圍成

公歛處父不肯曰若無成是無孟氏也遂連季氏喚醒夫子亦便休且說聖人處事何故亦有做不成者必大以夫子之得邦家爲對曰有土有民便伸縮在我若靠他人則只是羈旅之臣若不見信用便只得縮手而退又曰陽虎云吾欲張公室也人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是當時一種議論必大○人傑錄頗異

別出

伯豐問夫子欲從公山之召而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

東周乎如何曰理會不得便是不可測度處人傑問墮三都事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却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别有處置也問女樂既歸三日不朝夫子自可明言於君相之前討箇分曉然後去亦未晚何必匆遽如此曰此亦難曉然據史記之

說却是夫子恐其害已故其去如此之速魯仲連所謂秦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則當時列國葢有是事也又云夫子能隳費郈而不能隳成雖聖人亦有做不成底事伯豐謂如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云云曰固是須是有土有民方能做得若覊旅之臣靠着他人便有所牽制做事不成又問是時三家衰微陪臣執命故陽虎奔齊有吾欲張公室之語或謂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曰便是當時有

此一種議論視大夫專命以為固然又問舊見人議論子產叔向輩之賢其議論遠過先軫舅犯之徒然事實全不及他曰如元祐諸臣愛說一般道理相似又云衛靈公最無道夫子何故戀戀其國有欲扶持之意更不可曉人傑

子張問仁章

問恭寬信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親切莫是仁之為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間斷之時

多亦易得走失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間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為求仁之一是如此否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時舉

或問信則人任焉曰任是人靠得自家如謂任俠者是能為人擔當事也燾

任是堪倚靠僩

佛肸召章

焉能繫而不食古注是當

夫子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浼我而已於公山之召却真箇要去做必大

味道問佛肸與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二子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子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重陰之時忽略開霽有些

小光明又被重陰遮閉了曰陽貨欲見孔子却終不許他是如何曰陽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畧感聖人也時舉○賀孫録詳別出

聖人見萬物不得其所皆陷於塗炭豈不為深憂思欲出而救之但時也要出不得亦只得且住聖人於斯世固不是茍且枉道以徇人然世俗一種説話便謂聖人泊然不以入其心這亦不然如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箇是十分要做不得亦有不能自

已之意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沒理會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義也便自是去就出處之大義亦在這裏賀孫因舉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而

終不往者度得是時終不可為其人終不可與有為如南軒云守身之常法體道之大權又云欲往者愛物之仁終不往者知人之智這處說得分明曰然但聖人欲往之時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這些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聖人待得重理會過一番他許多不好又只在所以終於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畧畧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

天白日這處自是好 賀孫

子曰由也章

問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曰只為不擇是我要恁地便恁地終是害事 燾

楊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是就子路失處正之昔劉大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

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户贜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贜而我不以誠告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楊子避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贜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李謂亦有自賊之理○淳○道夫録云問好信不好學如何便至於相賊害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是也昔劉忠定云云

六言六蔽五美等話雖其意亦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

言語一樣家語此樣話亦多大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以前諸篇淳

問集注云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人傑謂以五常揆之則專言勇者勇屬於義言剛柔則剛屬於仁曰便是這箇物事看他用處如何不可以一定名之揚子雲說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亦只是一說人傑謂以仁為柔以義為剛止說得箇情狀體段耳曰

然人傑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節

子謂伯魚章

問為周南召南曰為字如固哉高叟之為詩之為只是謂講論爾橫渠所謂近試令家人為周南召南之事不知其如何地為必大

亞夫問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曰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時舉

問正牆面而立曰修身齊家自家最近底事不待出門便有這事去這箇上理會不得便似那當牆立時眼既無所見要動也行不去植

問先生解正牆面而立曰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人若不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

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又況其遠者乎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曰然廣

明道謂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其猶正牆面而立是才出門便不知便錯了士毅

色厲内荏章

問色厲而内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大雅

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云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燾

鄉原德之賊章

李問鄉原德之賊曰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雉

或問鄉原引荀子愿慤之說何也曰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愿亦未必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義剛云去冬請問鄉愿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害

倫理鄉原却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比鄉愿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違底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時也似是箇好人然背地裏却乖却做罪過義剛

敬之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

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 時舉

問鄉原一章曰此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 必大

古者民有三疾章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側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 植

惡紫之奪朱章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紫本亦不是易惑人底只為他力勢大了便易得勝又如孔子云惡莠之亂苗莠

又安能惑人但其力勢易盛故苗不能勝之耳且一邦一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患此豈不可畏哉 時舉

紫近黑色蓋過了那朱既為紫了便做朱不得便是奪了元只是一箇色做出來紫是過則箇鄭雅也只是一箇樂雅較平淡鄭便過而為淫哇蓋過了那雅便是亂雅 植

問范氏謂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

曰此當以時運言之譬如一日與人一生能有幾多好底時節廣

予欲無言章

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燾

先生問林擇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三句何句較好對曰四時行百物生二句好先生因說擇之看得是只四時行百物生所謂天何言哉已在其中矣德

問尹氏之說曰尹氏自說得不緊要了又辨其不緊要話愈更不緊要矣必大

孺悲欲見孔子章

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

出弔東郭之類說誠不如只說中其應之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閎祖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問鑽燧改火直鄉曰若不理會細碎便無以盡精微之義若一向細碎去又無以致廣大之理曰須是大細兼舉淳

問宰我問三年之喪為自居喪時問或為大綱問也曰必是他居喪時問成布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

成布也問縓緣曰縓今淺絳色小祥以縓為緣看古人小祥縓緣者不入謂縓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專把素色為凶葢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為大凶矣劉問布升數曰八十縷為一升古尺一幅只濶二尺二寸筭來斬衰三升如今網一般又云如今漆布一般所以未為成布也如深衣十五升布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升數又曉未得古尺大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

須是一幅濶不止二尺二寸方得如此所謂布帛精麄不中數不鬻於市又如何自要濶得這處亦不可曉寓

亞夫問宰我問短喪處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植録云聖人尋常未甞輕許人以仁亦未甞絶人以不仁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時舉

飽食終日章

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為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賀孫

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

於義知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為非觀其謂正名為迂斯可見矣人傑○僴録若是勇於義已不仕李氏

君子亦有惡乎章

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

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時舉

朱子語類卷四十七

朱子語類卷四十八

論語三十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問箕子當時何必佯狂曰他已爲囚奴做人不成了故只得佯狂受辱又問若箕子地位尚可以諫想亦未肯住在必是既已爲囚奴則不復可諫矣曰既已爲

因奴如何更可以諫　廣

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見他事實

問或去或奴或諫不同如何同歸於仁曰三子皆詣其

至理故謂之仁如箕子亦是諫諫至於極有所不行

故若此也　木之

三仁且只據他去就死生論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他

則其所為之當理無私亦可知矣　閎祖

問三仁不知易地而施皆能遂其本心否曰都自各就

他分上做自今觀之微子去之尚在活地上如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箕子雖不死然便死却又到了惟是被囚不死不活這地位如何處直是難看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避世之徒一齊割斷高舉遠引這却無難故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若果於忘世是不難 賀孫

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著去之以存宗祀若

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時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著去吴仁甫問夷齊之事如伯夷已逃去叔齊以父命與宗社之重亦自可立否曰叔齊却難處子升問便當時無中子可立國祀當如何曰亦須自有宗室等人子升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集注云未知其心果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又其他行事多悖於道理但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若其心果出於天理之公而行事又不

悖於道則可以謂之仁否曰若果能如此亦可以謂之仁子升又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有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本朝趙韓王若論他自身煞有不是處只輔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使聖人當時說管仲無克伐怨欲而一純於天理之仁則不可今亦不過稱其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事耳因說看文字不要般遞來說方說這一事未了又取那一事來比並說般來愈多愈理會不得少間便撰出新奇說話來說將去元不是真實道理最不要如此木之

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為之奴何以見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諫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為奴只被紂因係在此因佯狂為奴然亦不須必死於事葢比干既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得佯狂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上半下處最是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外雖佯狂

而心却守得定淳○寓録云寓問註言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様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自不殺他然他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就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卑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説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外雖狂心則定也

或問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先生嘗有此語莫是他分上大節目處有見得做得徹頭徹尾與一時一事之

仁不同但未可望聖人之全仁耳曰箕子微子夷齊之仁亦是此類各隨他分上或去或奴或讓底亦皆可見其終身大體處又曰諸子之仁雖如此料得縝密工夫純粹體段未如顔子之仁是從實地上做來又曰曾子啓手足易簀時底心見得時便是曾子之仁更以求仁害仁處參之便見三仁夷齊所以全其心德者而堯卿所問管仲之事亦可見也

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〇三仁箇

柳下惠為士師章

問柳下惠為士師曰三黜非君子之所能免但不去便是他失於和處時舉

亞夫問柳下惠三黜曰柳下惠瑩然處皆與伯夷一般伯夷如一顆寶珠只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寶珠在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時舉

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

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廣

齊景公待孔子章

晏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間乃以虚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王欲以孟子為矜式亦是虚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植

齊人歸女樂章

問齊人歸女樂季桓子纔受孔子不安便行孔子向來相定公做得許多事業亦是季桓子聽孔子之所為方且做得曰固是又曰當時若致膰胙孔子去得更

從容惟其不致故孔子便行植

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膰則夫子果止否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不致膰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寓

問今欲出來作事亦須成敗有命無必成之理曰固是且如孔子所作亦須見有必成處但有小人沮之則不可乃是天孔子當時在魯全屬季桓子其隳三都

乃是乘其機而為之亦是難女樂事論語所載與史記異若如論語所載似太匆遽魯是父母之國君大夫豈得不直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此其急此事未易輕議當闕可學

楚狂接輿章

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蓧稍高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

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可學

子路從而後章

問不仕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便無這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是這義否曰然燾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閎祖

亞夫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曰這時雖大綱做行不行亦自有小小從違處所謂義也如孟子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之意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纔見大綱行不得便去了植

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禄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揔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為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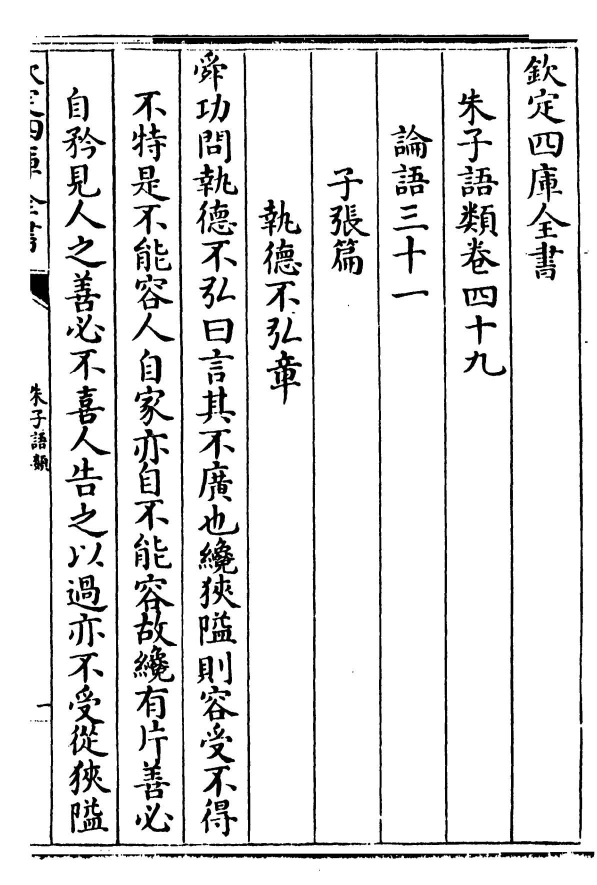
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惟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賀孫
亞夫問集注云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誠有不苟然者曰舊時人說此段只說道合出仕纔仕便是義殊不知所謂仕不是埋頭一向只要仕如孟子說

所就三所去三與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雖是未嘗不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之如何　賀孫

逸民章

孔子論逸民先伯夷　道夫

朱子語類卷四十八



朱子語類卷四十九

論語三十一

子張篇

執德不弘章

舜功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

上生萬般病痛問子張以為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耳通老云亦有人將此二句於道德上說曰不然先儒說弘字多只說一偏可學

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只是不弘故子張云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

心下儘有地步寬闊著得在僩

執德不弘弘是深潛玩味之意不弘是著不得明道云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兦去道遠而此說甚好可學

亞夫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耻縕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有限賀孫

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而今

人固有與他說他信不篤者須要你自信始得僩

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著下兩句此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璘

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一章還合看得否曰各自是一箇病世固有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害其為信道之篤

存自熟之意曰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道也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了此便是徹上徹下道理此是深說也恁地淺說也恁地否先生首肯曰是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恁地淳

蜚卿問伊川謂近思只是以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問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

為子則當止於孝為臣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須得驟

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謂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却又要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且如煑物事合下便用慢火養便似煑肉却煑得頑了越不能得軟政如義理只理會

得三二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知前面撞頭搕腦

人心裏若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將心來

一如鏖戰一番見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

心經履這辛苦若是經一番便自知得許多路道方

透徹僩

楊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

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

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

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如要去建寧須從第一鋪便去到柳營江柳營江便去到魚𣶏驛只管恁地去這處進得一程那處又減得一程如此

博學而篤志章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問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敬養不須防檢曰未要看此不如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去寓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此四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

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必大○節録云心存理得

元昭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只是為學工夫反求之已必如克已復禮乃正言為仁論語言在其中只是言其可至耳明道云學要鞭辟近裏可學

楊至之問博學篤志章曰明道常説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已是有七八分仁了

南升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大抵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如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雖非所以為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去偽

問如何切問近思則仁便在其中曰這有四事博學篤

志切問近思四者俱至本止是講學未是如克己復禮然求仁而仁已在其中凡論語言在其中皆是反說如耕也則餒在其中耕非能餒也然有旱乾水溢則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學非干祿也然學則祿在其中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非直也而直已在其中若此類皆是反說驤

問明道謂學者須當思而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底道理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

存自熟之意曰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道也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了此便是徹上徹下道理此是深說也恁地淺說也恁地否先生首肯曰是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恁地淳

蜚卿問伊川謂近思只是以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問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

為子則當止於孝為臣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須得驤

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謂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却又要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且如煑物事合下便用慢火養便似煑肉却煑得頑了越不能得軟政如義理只理會

得三二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知前面撞頭搕腦人心裏若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將心來一如鏖戰一番見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經履這辛苦若是經一番便自知得許多路道方透徹當

楊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

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如要去建寧須從第一鋪便去到柳營江柳營江便去到魚𥇚驛只管恁地去這處進得一程那處又減得一程如此

雖長安亦可到矣不然只要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到第二段第二段了便到第三段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若開卷便要蹴一過如何得直卿問是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于兄弟至于兄弟便推類去御于家邦如脩身便推去齊家齊

家便推去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取中央攻那硬處寓録云其中堅硬被那軟處枰在這裏如何攻得枉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抉了軟處中央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是此意寓録云不會問底人先去節目處理會枉費了工夫這箇堅又只在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

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寓録云格物正心脩身齊家等循次序都著學豈可道是理會得一件其他皆不去理會然亦須理會一件了又去理會一件博學亦豈是一旦硬要都學得了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

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淳○僩録同○道夫録畧

問以類而推是如何曰只是就近推將去曰如何是就近推去曰且如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學者尚可以意會若自知命以上則雖苦思力索終摸索不著縱然說得亦只是臆度除是自近而推漸漸看將去則

自然見得矣廣

百工居肆章

問集注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閒坐打閧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

相須而其義始備也 壽

問百工居肆二說合如何看曰君子不學固不足以致道然亦有學而不知道者多矣此二說要合為一又不欲揜先輩之名故姑載尹氏之本文 雉

大德不踰閑章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節是當小節無不可者若大節未是小節何縁都是 謨

小德出入可也此自是可與權之事謂之出入則似有

不得已之意非德盛者不能如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嫂溺是所當援也更著可也字不得所以吳氏謂此章有弊道夫

問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謨

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吳氏謂此章不

能無弊如何曰恁地推廣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麽出入隨他們說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之意只為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寓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如横渠之說時中却是一

串說如小德出入亦把做好了若是時中却是合當如此如何却只云可也只是且恁地也得之意且如嫂溺援之以手亦是合當如此却說道可也不得大抵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既是有力不及處不免有些小事放過者已是不是豈可謂之可也却是垂訓於人教人如此則甚不可耳蓋子夏為人不及其質亦弱夫子亦每捉他如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子夏亦

自知之故每亦要做仔細工夫只這仔細便是他病處徐彦章以子夏為狷介只是把論交處說子夏豈是狷介只是弱耳㽦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文蔚

君子之道孰以末為先而可傳孰以本為後而倦教蓋

學者之質不同如草木之區別耳德明

問子夏門人灑掃應對進退一段曰人只是將上達意思壓在頭上故不明子夏之意但云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孰為可後而倦不傳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分別其小大耳小子之學但當如此非無本末之辨祖道

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裏

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令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攝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淳

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必大

子夏門人小子一章明道說是集注第一條區是分限自然

有大小自有分限也不必言人去畦分之方。集注

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

不待如此做也 時舉

問洒掃應對章程子四條曰此最難看少年只管不理會得理無大小是如何此句與上條教人有序都相反了多問之前輩亦只似謝氏說得高妙更無捉摸處因在同安時一日差入山中檢視夜間忽思量得不如此其曰理無小大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以為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 雉

亞夫問伊川云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曰某向來費無限思量理會此段不得如伊川門人都說差了且是不敢把他底做不是只管就他底解說解來解去只見與子夏之說相反常以為疑子夏正說有本有末如何諸公都說成末即是本後在同安出往外邑定驗公事路上只管思量

方思量得透當時說與同官某人某人亦正思量此話起頗同所疑今看伊川許多說話時復又說錯了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通貫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即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亞夫問集注云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惟聖人為然此解得已分明但聖人事是甚麽樣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時便上達天理是也賀孫

蔡卿問程子云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小大理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

義入神灑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或云灑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灑掃應對

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僩

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池錄作精粗下同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皆不可不盡池錄作故唯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謝氏所謂不著此心如何做得者失之矣道夫

問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君子

只在謹獨此只在獨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間斷否曰亦是蓋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但照管不到理無小大大處小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淳

問洒掃應對即是精義入神之理此句如何曰皆是此理其為上下大小不同而其理則一也問莫只是盡此心而推之自小以至大否曰謝顯道却說要著心此自是說理之大小不同未可以心言也洒掃應對

是此理而其精義入神亦是此理洒掃應對是小學事精義入神是大學事精究其義以入神正大學用功以至于極致處也若子夏之門人止當為洒掃應對而已以上又未暇也因問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如何曰所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此理惟延平之說在或問格物中與伊川差合雖不顯言其窮理而皆體此意後先生一番說伊川是其然為伊川只舉得一邊在此是其然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皆是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皆有

所以然之理○㝢

問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然者是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洒掃應對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治心修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升卿

義剛呈問目云子游知有本而欲棄其末子夏則以本末有先後之序程子則合本末以為一而言之詳味

先生之說則所謂灑掃應對固便是精義入神事只知於灑掃應對上做工夫而不復深究精義入神底事則亦不能通貫而至於渾融也惟是下學之既至而上達益加審焉則本末透徹而無遺矣曰這是說灑掃應對也是這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從這裏理會將去如公說則似理會了灑掃應對了又須是去理會精義入神却不得程子說又便是子夏之說

義剛

先傳後倦明道說最好伊川與上蔡說須先理會得子夏意方看得閎祖○集義

伯豐問程子曰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何也曰默然處只是都無作用非是取其說但借彼明此洒掃應對即無聲無臭之理也當

問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精粗在理固無本末精粗而事須有本末精粗否曰是淳

一日夜坐聞子規聲先生曰舊為同安簿時下鄉宿僧

寺中衰薄不能寐是時正思量子夏之門人小子章聞子規聲甚切文蔚録云思量此章理會不得横解豎解更解不行又被杜鵑叫不住聲今纔聞子規啼便記得是時當時亦不能問泳續檢尋集注此章乃是程子諸說多是明精粗本末分雖殊而理則一似若無本末無小大獨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等句分曉乃是有本末小大在學者則須由下學乃能上達惟聖人合下始終皆備耳此是一大統會當時必大有所省所恨愚闇不足以發師誨耳○胡泳

仕而優則學章

問仕而優則學曰某嘗見一親戚說得好謂子夏此語

蓋為仕而不問學者設爾優當作暇字解去偽

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為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時舉録云到職事了辦後也著

去學

學而優則仕無可説者謙之

問仕而優則學曰有一鄉人作縣尉請教於太守沈公云某欲修學先讀何書沈答云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款款讀書此説亂道居官豈無閑暇時可讀書且如轎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讀書而廢居官之

事耳雉

孟莊子之孝章

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言其他只尋常是難能也這箇則不可及蓋莊子父獻子自賢渠却能用父之人守父之政而不變夫子所以稱之端蒙

問孟莊子之孝當然事何以為難能曰為是人多不能所以為難然若用人立政未是又不可以不改銖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

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和之因問唐太宗當初若立魏王泰時如何魏王泰當時也自英武曰他當初却有心傾太子承乾只此心

便不好然亦未知果是賢與不賢且看隋煬帝勞初如何下梢又如何問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又有嫡長之説此事不知如何處曰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此事最要權輕重若是聖賢便處得須是見他嫡長真是不賢庶真賢方得大賢以上方了得此事如太王立王季之事是也如他人見不到不如且守嫡長之說如晉獻公溺於驪姬要去申生漢高祖溺於戚姬要立趙王如意豈是真見得他賢否倪録云倪曰若嫡長不賢便只

得付之命先生曰是先生又云兩漢而下多有英武之資為用事者所忌如清河王是也時舉○倪同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或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掃地否曰未墜地非掃地掃地則無餘矣此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且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大雅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者如周禮所載皆

禮之大綱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燾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歆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賀孫

或問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顔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至于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顔子何異顔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大雅

陳子禽謂子貢章

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住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寓錄云使之歡喜踴躍還義遠罪而不自知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丕應徯志便是動而和處問伊川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就聖人聰明上說立斯立綏斯來是就德性上說如何曰聰明是言聖人見處高常人所不能測識德性是言其精粹純一本領深厚其間自如此道夫○寓錄云言性與天道是所見直恁地高人自描摸他不盡見得是

聰明言德性是就本原處説根基深厚

德盛仁熟便能如此便是所過者化

朱子語類卷四十九

朱子語類卷五十

論語三十二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嘗見說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

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義剛

楊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

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

寓

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離那裏有至

親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

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寓

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

侮亡此聖人之大罰

子張問政章

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也

賡

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

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大雅

猶之猶均之也均之猶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問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多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澁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

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個)

不知命章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者不知

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看如何逃得此說雖甚麤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閎祖

朱子語類卷五十